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3

主編
虞和平

政治·中共

延安生活

延安一學校

一二九——劃時代的青年史詩

一個美國人的塞上行

戰鬥中的陝北

中國解放區的話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3

政治
中共

大象出版社

虞和平 主編

延安生活

延安一學校

一二九——劃時代的青年史詩

一個美國人的塞上行

戰鬥中的陝北

中國解放區的話

延安生活



實現文叢之一

劉白羽著

延安生活

現實文叢之一

有 版 權

作 者 劉 白 羽

出版者 現實出版社

經售者 各大書店



目錄

改變了面貌·····	一
家庭·····	八
工作與休息·····	一六
讓人民自己來判定·····	二五
農村里的工作·····	三一
「咱們軍民是一家人！」·····	三六
誰為人民？·····	四二

改變了面貌

一 從前

戰爭的初期，我渡過黃河到邊區去。我在邊境上梁子申村，看見一個三十幾歲的農民，他告訴我：『紅軍從前在咱們村上住過，那時我做過村蘇維埃主席，後來，我就離開這塊地方了。現在咱們要打敗日本鬼子，我們都回來好好務莊稼，前方打鬼子，後方務生產，才有辦法。』他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民，純樸，熱誠。他晚間來找我。蘇油燈光照在他的臉上，他確是經過風霜的樣子。

『你們的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微笑着：『好了』。可是我看見他身上穿得襤褸，貧窮似乎還沒完全離開這曾經翻過了身的農民。

那時候，我覺察到，他們是知道『應該做什麼的』！因此他們很樂觀。我剛剛從山西來，從凍裂的冰塊上走過黃河，天天挨着飢餓和寒冷，倘然我到一家農家，農民都逃光了，家里窮得水

一機，只能找到包穀粒，我天天燒着爛木柴煮包穀粒，把眼部燻紅了。可是一到了梁子申村，我立刻得到了熱烈招待。這完全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，他們幾乎整個村莊的人圍着我們。和我說話的農民，黃昏時，要他母親從罐子里掏出麵粉來，給我們做麵條吃。我坐在熱炕上告訴他「我是到延安去的」！他又笑了笑說：「好，你們去，給高崗帶個口信，說我問他好，我們都好，我聽過他講課。」可惜現在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了。我知道，那時邊區的農村還是清苦的。但人們把腳埋到土壤里去生產着。因為土地屬於勞動者，不屬予剝削者，於是土地在恢復着，恢復着她對於人們的熱愛啊！

那時我在邊區的鄉間走着，看見平川里還有荒蕪的土地，小河從上面流過，土是黑顏色的；山上是黃顏色的，也有許多處長着荊棘和小樹樑；那時，我還走過勞山的深山，從那狹長的谷底朝上看，密密遮遮的全是樹林，只露出一縷藍天，野鳥在嘰嘰啾啾吵成一片。我想，這些都是邊區人們的富源啊！它等待着開採；但我也有荒僻的印象。我到邊區的第一年，五月里，我曾經乘一輛卡車，經過延長、延川、清澗到綏德，以後順着永定河的左岸往北走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有一次在延長附近，我和我的同伴們宿在一個汽車路附近的村落里，這晚，我認識了一個老農民，他的臉瘦得很像甘地的樣子，額頭細細的，他赤裸着上身，皮膚是焦紅色的，他告訴我很多邊區過去了的事情。

他說：「……從前的光景比而今難過，那時有力的沒有地，山上的地長滿了草。……」

我從他這里，懂得中國農村中農民最痛苦的生活。他從前住在一個山梁里，在那樣空闊的地方，有二三百里啊，就只住了幾家人家，常常走出幾十里看不見個人影子。他們整天把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，他們辛苦在田地里，而那一根根穀子發出淺白的顏色，他說：『像老鼠尾巴上的疙瘩，擠不出多少糧啊！』他說那個時候，人們都餓着肚子，望着天嘆氣。租子稅呀，把幾粒穀子就搬精光啦。他說：『現在總算翻了個身，直一直脊梁骨了。』

陝北高原，是大陸性的氣候，春夏時常颳着乾燥的風，……民國十八年就來了旱災，天紅地旱，一眼望到天邊，白花柳連一根青草也不見。老漢告訴我他的一段悲慘的經歷，那時他們一家逃荒，從那山溝溝里逃出來，到了東面，可是在路上沒有飯吃了呵！他只有咬一咬牙把自己親生女兒賣了，那時只賣了三升糜子呵！……老漢講到這裏，聲音很低微，『從那兒就沒有了女子（女兒）！』他說：『女子不歸去呵，我說：『好女子，去吧，跟着大也吃不上一口呵，』就這樣給人引走了。』現在老漢有了土地，他時常想起女兒，他想想地有了，女兒卻沒有了。可是這土地也不是容易得來的。他的大兒子在那個時候，拿起梭標參加了革命隊伍，現下還在黃河東面打日本鬼子，不久前捎了封信來說當了班長呢。邊區的人們和土地就有這樣深不可解的血緣關係，他們和土地一重受過難，又一道翻了身。

我們是在河邊上，月那樣明亮。這時從後面來了一個從哨崗上下了班的農民，把抱在懷裏的一枝梭標子交給老漢，老漢牲丁它說：

「老百姓是根，根得扎在土里。」

我在這裏介紹的是兩個人，而實在是無數個人，他們有一顆善良的心，他們丟下了過去悲慘的歷史，用自己的勞動來改變自己的生活。我在這裏住了六年多，我看見人們一年比一年幹得起勁，我看見荒山怎樣變成了良田，人民的日子怎樣由清苦變成了愉快；這種變動，改變了邊區。我現在沒有理由不糾正過去荒僻的印象，說邊區荒僻的人，應該追究一下過去爲何造成這樣，現在又比以前如何？——一個五十幾歲的農民，發現從前只鋪塊破篾席的炕上，而今折疊着大紅毛毯了；從前爬滿青黴的牆壁上，而今挂着畫或貼着報，那畫上畫的是他們自己，那報上寫的是他們的好勞動；從前兩三年添不上一件棉衣或單衣，而今是新的棉花保着溫暖；從前吃的是糠和菜葉，而今是每餐吃着乾撈飯，五六天吃一次饅頭還有豬肉；當一個農民，他勞動着，歇息下來的一會兒，他坐在崖邊上，脫了鞋，把鞋里的碎土倒出來，他一點一滴想着這樣的改變的時候，他是難過還是快活呢？事實是難辦的了，一切問題在這勞動的多數人覺得壞還是覺得好。他伸手，抓着田里的土，土摸在手裏那樣輕鬆，土發着香氣啊，他會稱心滿意的笑了。

二 現在

從保安來的一個朋友告訴我：「從前二家川，兩百多里地的地方，總共住了二三十戶人家啊！現在那道川一滿翻成熱地了，原來的荒地上長滿了穀子，人煙也密密的，發展了一百多戶呢！你看，在那給太陽晒得黃澄澄的山梁上，一羣一羣的羊，像天上的一片一片的白雲。」

從這樣的敘述里，我們能得到一些什麼嗎？那就是人們生活真正的意義：快樂與痛苦，痛苦是過去的日子，而快樂從農村里來了；跟隨着豐富的生活到來，人也在改變着自己呵。

有一個人叫賀德漢，從前是受苦的莊稼人，現在當了鄉長，他們鄉上一個老頭捋着花白鬍子談到他：「那後生（年青人）看樣子笨拙拙的，心可靈巧的很，樣樣事情有謀算，都能辦，辦得還很美氣。」

賀德漢是忙碌的，糜穀透熱的時候，農村里一片收莊稼的聲音，他却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，從這個窖洞串到那個窖洞，在進行鄉選工作；登記選民，鼓動競選，幫不識字的人寫提案，他說道：「民衆眼里有分寸呢，只有咱們選出來的人才好人，才能給咱們辦好事」。那時金色的穀穗愈垂愈低，晒乾了的黑荳莢爆開了肚皮，把豆顆顆落到田里去了，他的老母親看着就叫起來：「莊稼一滿黃了，吃甚呢？」賀德漢柔和的笑着回答她：「晚兩天怕什麼呢，公事要緊些。」他怎樣辦呢！他憑着自己豐盈的精力和無限的熱情，做完一天的工作，晚上回家，拿上鐮刀，在

月光下割穀刈糜，這種時候，勞動一天的人們都嚼着煙鍋在穀場上安閑的休息呢。

張家山村的人們，在戀糧的時候，要求給賀德漢少擔負一些，說：『他爲咱們辦事，又廢工夫又吃苦，叫他少出一些，咱們多担一點吧！』

他可是堅決的說：『咱們公事應當辦，糧也應當出。』

後來他離開家到旁的村去徵糧了，再三叮囑母親：『報得激激的！』後來他還不放心，又寫了封信請求熟悉他家情形的村長，幫他母親實報。

你要問他：『你不累嗎？』

他笑了笑說：『誰說不累呢，有時候工作和莊稼攪在一齊，把人累的滿攪不定，不過再累，工作總不能丟。』是的，『工作總不能丟。』這是他的信條，同那在他住的窑洞裏，在那原是貼了『金玉滿堂』的地方，却貼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：『今天要把明天的工作計劃好……』……牆上還貼着他的製作——本村，本鄉，本區的各種地圖。那天早晨，他指着這些地圖，興奮的給他們解說從他家到區政府，應該經過的村莊和橋樑，山溝和河流。他還是看報的熱情家，他自己訂了一份『抗戰報』，區委會送了一份『羣衆報』給他，他說：『平時，我在山上做生活，做累了，坐在崖邊休息，順手把口袋裝的報紙掏出來硬往下看，看着看着把一段看懂了，接着又看了一段，哈，我才知道報上有中國和日本打仗的很多辦法，軍隊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我心裏一下

明白了，好像從黑窩裏出來見了青天，高興得過餘呢！」他和任何參加在讀報小組的農民一樣，他們關心的，第一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情形，第二是勞動英雄種莊競賽的情形。

你要想懂得這個可敬的農民青年爲什麼如此積極！對工作爲什麼有這樣正確的認識！你問他好了。

他這樣說：「我開始工作的時候，不像現在積極。人們選我做，我就糊裏糊塗做。那時候我不明白爲什麼要工作，給什麼人做工作。後來我看見我們辦的事，是爲老百姓好的，老百姓也很高興，我才明白了我是爲老百姓謀好處，才熱火朝天的幹開了。」

賀德漢先負擔了人民的辛苦，而後分得了人民的愉快。同樣的是在一塊土地上呵，而在這個農民們得到了生產的自由，管理的自由，生活的自由；然後他們的日子就像寬闊的河流一樣向前衝去了！在這河上，我們聽到了是他們刻苦耐勞，努力前進的歌聲。這使我時常想起來在春天那條從我的門前流過去的延河啊，——它不是一種騷動者，它靜靜的，像歷史的證人一樣，它望着兩邊土地上的人們，在太陽光下；它閃着亮的藍色的玻璃似的光芒，它看見：瘦小的長結實了；衰弱的長壯大了；土地培養着大量的糧食顆粒，棉花花朵；過去被埋沒的而今生長起來了；賀德漢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。可是在從前的年月裏呵，他們是像金子埋在土裏呵，而今天金子閃了亮光，就是這麼回事呵。

家庭

一 常蘭英

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從延河一直到山谷，瀰漫着霧。常蘭英就由床上爬起來了，她坐到紡車的面前去，而紡車便發出『嗡嗡——嗡嗡』唱歌一樣的聲音來了。

人們說：紡車的聲音是繁榮的聲音。

現在，這聲音不但響在農村里，也響在城布里，它是邊區的音樂。人們有意識的在爲了一種歷史任務而努力，在解決邊區的布匹。人們坐在紡車面前，注意的是左手上順手指尖抽出來的紗，……有這樣一根紗，它是很光澤，很緊，又很勻，這才是一根有用的紗；它在織布機上，製成布，製成毛呢，去保人身上的溫暖。從常蘭英手上出來的，都是這樣的好紗，頭等紗呀！工廠收紗的人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來接收它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付給她工資；最先接受這愉快的不是常蘭英，是她的丈夫武不業，他每天把線送到工廠，同時領取羊毛原料回來；那是雪白的，細軟的可愛的羊毛。

